

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 系列之五：少年英雄

13歲英雄出少年 娃娃兵送「雞毛信」

看過抗戰電影《雞毛信》的讀者都知道，戲裡有個12歲的兒童團團長海娃，專門為民兵和八路軍傳遞緊急信件「雞毛信」，因為他的機靈，八路軍殲滅了一個日軍據點，活捉了貓眼司令。這樣的「娃娃兵」在戰場上並不少見。在抗戰勝利69周年之際，本報記者採訪了多位13歲就加入「土八路」，成為游擊戰士的老兵。他們有的送過「雞毛信」，有的曾以歌聲感化日本鬼子，甚至唱停敵方炮火，他們的存在是中國抗日戰爭史冊上耀眼的一筆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、唐琳

宋培華，戰爭用名曹明德，1926年出生於山東蓬萊宋家村，6歲那年父親死於瘧疾，在家排行老大的他迫於生計12歲便在鄉長家做長工。1939年，日軍的炮火打到距離蓬萊約90公里的煙台，村裡的青年紛紛響應入伍，加入八路軍地下黨離開家鄉，在村裡留守的大部分是小孩、婦女。

睹日軍獸行 萌參軍念頭

當時，日本鬼子在東北地區實施「三光政策」（即殺光、燒光、搶光），宋培華曾親眼見到，村裡的小孩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，而女性被強姦後直接倒插到餵豬的瓷缸裡淹死。這一幕幕的場景，激起他對日本鬼子強烈的恨意。

「我決定參軍，保家衛國！」13歲的宋培華雖是小孩，卻因機靈的關係，破例被同村的八路軍引薦，來到山東蓬萊安鄉店加入地下黨。「當時村裡還有5個年紀差不多的孩子一起參加革命，但中途他們因吃不了苦全部離開了革命隊伍，最後剩下只有我一個。」

初當交通員 為家人易名

宋培華回憶，跟着八路軍不僅要挨餓，還得擔心自己的身份連累了家人。於是，在部隊中，八路軍二區區長給自己換了個戰爭用名——曹明德。

在土八路裡，宋培華當起了「交通員」的角色——在敵佔區和共產黨根據地兩頭奔走，傳送「雞毛信」。據宋培華回憶，當時山東沿海地區已經全部淪陷，在蓬萊的馬格莊和黃山館是日本人的據點，而共產黨根據地在煙台的牙山，兩地之間約有130里的路程，就算穿小路，也得走上一天一夜。

信藏襪子裡 學懂看暗號

「當時八路軍給我發了4個手榴彈，套在脖子上一邊2個，然後用一件棉衣綁在胸口。」宋培華稱，自己因為體型瘦弱，目標極小，只需要拿個破碗、棍子，就能喬裝成要飯的乞丐。至於八路軍給的雞毛信，一般會藏在帽子、襪子、竹筒等地方以保安全。

從蓬萊到煙台，宋培華不僅得學着認地圖，還得懂得看「暗號」。「每次接到任務拿到的地圖、暗號都是不一樣的，要送信的對象也不同，我必須根據地圖沿着羊腸小道走到某個村，才能拿到果腹的食物，而這期間得穿過大大小小的山坡數十座。」送完一批信件以後，宋培華會在牙山休息數天，再接新任務。

和二鬼子交換槍支 驚險度不下上戰場

在當了兩年通訊員後，15歲的宋培華被八路軍挑選加入獨立營，在這裡他的新角色是偵察員。據其回憶，當年八路軍因為缺乏槍支彈藥，經常得依靠「大煙土」（即大麻）去和二鬼子（即漢奸）置換槍支彈藥，但置換的過程，因為雙方都是單線聯繫，就必須在大半夜，由一個八路軍的兒童跟着二鬼子的接頭人到指定地，將槍支彈藥用白馬馱回根據地。

擔心受怕特別辛苦

「這個任務應該說比送雞毛信更危險，因為騎着白馬，又有炸藥，目標很大。」宋培華清晰記着，自己經常是半夜被叫醒去運輸貨物。有一次冬夜起床，自己的手被毒蠍子咬腫了，迫不得已用冷水浸泡直到全身都麻痺了，才繼續去執行任務。「每一個來回，白馬都能馱回50多公斤的槍支炸藥。給我分配任務的區長說，丟什麼都不能丟了槍。」

宋培華說，從1939年到1942年，自己所做的工作雖然不是直接上戰場打仗，但驚險程度儼如在炮火中穿梭。雖然這一幕幕已過去70多年，但都深深地印刻在記憶深處。「沒飯吃、擔心受怕、特別辛苦、挑戰心理承受能力」是宋培華當「娃娃兵」的全部總結。

訪問過後 中風入院

記者8月23日在武漢見到89歲高齡抗戰老兵宋培華時，這位13歲入「土八路」的抗日老兵雖然雙鬢花白，但精神抖擻，走路時拄着拐杖尚能一步一階梯。與記者交談時，他對於自己參加過的戰役記憶清晰，他說自己雖然不是國軍，但也希望能到台灣走一走，也希望兩岸能盡早統一。然而，8月29日凌晨，噩耗傳來，宋老因突發性腦血管病入院搶救，至今仍在ICU生死未卜。

這是宋老這輩子第一次，也許是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。身上那些因戰爭而留下的疤痕雖然醜陋，卻是他這輩子最珍貴的回憶之一。「能把日本鬼子驅趕出中國，再苦再危險，我都不怕！」願一切安好，願宋老度過危險期。



宋培華老人參展的資料。



宋培華老人展示自己參戰時的照片。 李薇攝



中國遠征軍雕像群。 譚曼煦攝

娃娃兵從事抗日宣傳

抗戰期間，由於學校停課解散，或因戰火導致無家可歸，很多無書可讀、無路可去的學生響應入伍，棄筆從戎，參加「學生軍」。他們集訓學習，主要從事後方的抗日宣傳、組織、服務工作。

■綜合報道



少女上戰場 唱停敵炮火



89歲的甘宗榮與音樂為伴，堅持教學。 唐琳攝



甘宗榮13歲時因會唱歌演戲破格加入青年軍。 唐琳攝

「音樂有一種能改變命運的力量。」記者日前在廣西南寧南湖邊上見到甘宗榮，當年戰場上那個用歌聲唱停敵炮火的大眼姑娘已是雙鬢斑白老人，雖已將近90歲，甘宗榮唱起歌來仍然中氣十足，蕩氣迴腸。

日軍毀家園 13歲「入伍」

1938年10月，日軍在廣西龍州投下的第一顆炸彈，就炸毀了甘宗榮的家，雖然無人傷亡，但她也無家可歸。學上不成，家回不了，13歲的甘宗榮抱着試一試的心態報名參加學生軍。因嗓子好，她被破格錄取。

意外學日語 以歌勵人心

行軍路過柳州，甘宗榮被分到司令部劇團，和其他學生軍一起集訓，白天聽演講，練習打槍，晚上演出劇目。當時，日本國內許多青年自發組成反戰同盟，與中國抗日部隊一起，希望能阻止日本侵略。甘宗榮就是從這些日本青年身上學會日語，還學懂了兩首日文歌。

集訓結束後，甘宗榮被分到第三團巡迴劇團並登台獻唱，「我一開始是唱『我的家在東北，松花江上……』，唱完後我突然就換成『爹娘啊，爹娘啊，什麼時候才能歡聚一堂……』，一邊唱我一邊哭，台下的觀眾也跟着哭。」一曲唱罷，台下即有人站起來喊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打回老家去」，讓甘宗榮第一次認識到音樂的力量。

歌聲喚鄉情 真情感動人

1939年12月，崑崙關被日軍佔領，甘宗榮隨軍轉移至賓陽。當時，日本反戰同盟領導人鹿地互（本名瀨口貢，日本反戰作家）正在戰區宣傳，希望懂日語的學生軍能提供幫助，甘宗榮隨即成為人選。「去見鹿地互之前，團長給我兩個手榴彈，叮囑我一個扔給日軍，一個留給自己」，甘宗榮說，雖然當時年紀小，但是受戰爭氣氛的影響，上戰場自己並未覺得害怕。

甘宗榮全副武裝趕到戰場，鹿地互對着話筒喊：「我們是日本反戰同盟的，是從日本過來的，已經有很多國民加入我們了，你們是受了法西斯的蠱惑才來打仗的，趕緊放下武器回去吧。」鹿地互說完，甘宗榮便唱起了「三島的櫻花已經開放了，三島的人們在等你們回去啊……」。甘宗榮唱完後，鹿地互便對着日軍喊話，「現在我把你們的小孩帶到戰場來，你們聽他們在喊你」。於是甘宗榮用流利的日語邊哭邊喊：「爸爸，爸爸，我和媽媽想你了，你快放下武器，我們在日本等你回來。」

在甘宗榮的回憶中，當時的崑崙關炮火肆虐，但在她唱完日文歌的那一瞬間，山谷裡只剩下她一個人的哭喊聲，突然停頓的炮火驚呆了所有人。第二天早上，崑崙關戰役也捷報傳來。

嫁愛國音樂家 90歲堅持教學

學生軍整編後，甘宗榮輾轉來到桂林，與著名音樂家陸華柏結為夫妻。然後跟隨丈夫前往福建、武漢、北京等地，創作出《故鄉》、《勇士骨》、清唱劇《汨羅江邊》等多首抗日戰爭時期代表性獨唱作品。「我們是廣西青年學生軍，我們是鐵打的義軍……」每每唱起丈夫的作品，甘宗榮總是一臉的自豪。



甘宗榮與丈夫陸華柏。 唐琳攝

1994年陸華柏去世後，女兒又相繼離世，甘宗榮一度陷入低潮。如今，

音樂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「我現在吃穿不愁，教學生也不收學費，只希望把音樂的力量帶給更多人」，甘宗榮認為，因為唱歌需要運氣，自己的身體才從不生病。

站在抗日救國標語下的小戰士。 網上圖片